

容 器



木子美

不同形式的作品，
呈现的是同一个木子美，
不管是小说或散文或诗，
木子美都在她的作品里，
以她的真面目示人。

这是继《遗情书》后，木子美的另一部作品。本书内容包括一部长篇小说、一批短篇小说，还有专栏和新诗。

不同形式的作品，呈现的是同一个木子美，不管是小说或散文或诗，木子美都在她的作品里，以她的真面目示人。

与性有关的话题之外，那些与性无关的，也贯注了一种热爱生活、打开身心、充分享受人生而且不为自己设限的态度。中国人从来没有活得如此率性、胆大妄为，从来没有那样珍视眼前的一切，而把将来置之度外。

如果理想是痛苦的别名，道德又只用来戕害人性，如果家国政经那些大话结果只剥夺了个人的生存和享受的空间，那就别怪木子美们倒行逆施。

ISBN 7-5411-2185-1



9 787541 121852 >

ISBN 7-5411-2185-1/I · 1992

定价：25.00元

木子美
容
器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容器/木子美 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4 3

ISBN 7-5411-2185-1

I 容… II 木… III 文学-现代文学

IV I454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13769号

容 器

作 者: 木子美

责任编辑: F 峰

装帧设计: 林 木

出版发行: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: 610012

E-mail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四川山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字 数: 180千

印 张: 8印张

印 数: 1-5000册

版 次: 2004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411-2185-1/I · 1992

定 价: 25.00元



自序

坐在电脑前，整理 2000 年秋冬初夜情人给我的信。一手点击滑鼠，一手按“后退”键，机械地反复清除他字间的空格（不知他为什么喜欢打一个字空一格），直到字与字亲密无间，然后看到他说，“事实上，你写作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让我亲近。”

而十分钟前，一群慕名而来的小男生挤在我的办公室，瞻仰“木子美”偶像，并激动地找出《遗情书》里的我与实际的我的差别，“你真人比照片漂亮。”“你不像你写的字那么酷。”我一阵慌乱，问他们分别是什么星座，以引开话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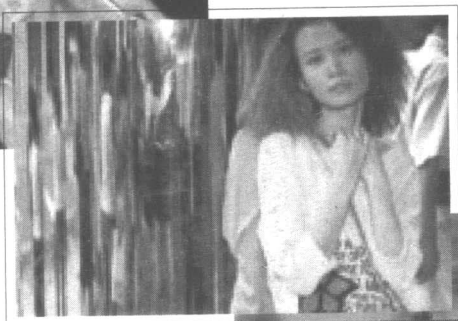
我害怕我从自己的文字世界里出走，我害怕失去内心的纯

真。写作是我安身立命的容器。

重新检阅 1999 年—2002 年间自然状态的诗歌、随笔和小说,她们像听风吹的青春叶片,没想过要割伤什么,没想过会变成书页,只知道放任自我。默默散落各处,而忽然有一天示威游行般集中起来,似乎在申辩:“我们不是木子美。”的确,她们是“酱子”或者“李丽”符号下的产物。“木子美”的大张旗鼓则是从 2003 年的“你性什么”专栏开始的,她把自恋精神运用到对他人的省察上,身体力行地研究城市男女性生态学。因为性是男女关系中最脆弱的一个突破口,它暴露出人的本性,它诉求着人性的解散,它是美丽的暴力。

所以这本书,更像性爱分裂过程的记录。水与冰的临界状态,也是小说《容器》的一个预言。

那么,我还能否对自己亲近?



目 录

容器

非常小说

他慰

One-night stand

过桥般从我身上走过

一个人车来车往

喝水那么日常的事

美人蕉

穿裙子的男人

“你性什么”专栏

随笔

诗

口述实录：“一直跑着的人，停下来便死了”



容

器





“他像一个容器，现在他是一只鱼缸，里面游着许多宝贝般的小鱼，我是新来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。但我希望他会慢慢成为一个玻璃杯，就像我给他讲的调制香水的容器，再后来，他会变成一个精致的香水瓶，只存放一种香水，我就是那种牌子的香水。”

走进学校旁边的“快可立”快餐店，我就给女朋友猫猫说了这番话。这是家台湾风味的快餐店，老板是澳门人，经营正宗的珍珠奶茶和诸如“火腿双蛋饭”、“番茄蕙粉”一类的快餐，很受穿校服的中学生和不穿校服的大学生的欢迎。我们进去时，两对学生恋人在两个角落里。

“坐得像条对角线，我们坐中点吧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又有感觉了。”猫猫瞥了我一眼，司空见惯似的。

“不能用‘又’，我必须纠正你。他是一个很精致的男人，跟那些搞艺术的男人不同。他冷静，语言简约，沉默时让你紧张和不着边际，让你难以离开又毫无约束，突然沮丧又突然像孩子般喜悦。”

“你在着迷。”

“措手不及地着迷。”

“他不像丹尼，一个粗糙的男人，每星期打一次篮球，一年四季理着小平头，我说话有80%的时候他会问：‘这是什么意思。’然后偷看我的日记，在我外出时跟踪我。真是无法忍受！只

有一辈子甘心做城市里的村姑的女人适合跟他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但你跟他待了半年，他还请我们吃纽西兰牛扒。”

“所以我现在宁愿抽劣质的烟，坐公共汽车，吃五块钱的快餐，做一个快乐的灰姑娘。我终于有了这样的力量。半年了，我写不出任何东西，像一根朽木。真不如去死。”

“快可立”的人多了起来，我说得激动，嗓门也不由提了起来。又进来一对学生恋人，男的是我们同班同学，一只呆鹅，居然还有一个清秀的女朋友，穿着敞开的白色外套，书包垂到屁股上。当然我和猫猫都装做没看见。

“他还能有这样的女朋友，不过看起来很普通，没有个性，没有主见。”

“刻薄别人一直是你的特长。”

“我看人向来很准。”

“那你说我是什么？”

“垃圾，罕有的垃圾。”

“你在鄙视我？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想？”

猫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，她以为她的刻薄让我生气了。可爱的小姑娘。我不由得凑过去，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。

“那天有些醉了，让他亲我，他就是这样轻轻碰一下我的脸，然后说有女朋友，不能那样做。我没有失望。他真的是个精致的男人，干净得让人歉疚。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个精致的女人，不故作高雅与矜持，款款大方，富有亲和力地微笑，像他喜欢的酒吧。仿佛自然而不自知的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那晚，她站在弹钢琴的外国佬旁边，纤纤的手儿扶着腰，稍微仰起脖子，用美声‘啊——啊——’地歌唱，更像一种训练有素的放纵，可她也许

不知我也被此打动，那种别人学不来的美……”

“那你做不了他的香水哦？”

“你知道有时，欣赏比爱慕或者占有更动人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容器，现在是鱼缸，我游弋在水与草之间，好奇而慢慢变得纯净，和许多美丽的鱼儿在一起，并且爱着她们，爱得开始有些想哭，如果没有鱼儿愿意离去，我不会自私得只想做香水，可也许他会老，再装不下太多东西，直到成为不再热闹的香水瓶。”

“你时常陷进自置的幻想中出不来，这会要了你的命的。”

“我是水，难以定型的水，生来就不甘寂寞地奔腾，一点儿都不顺利地、跌跌撞撞地奔腾，不知要到哪里去，一点儿主意都没有。所以我只有两种结局，变成了冰，或者有个很好的容器，让我继续是水，很精致的水。”

“可遇不可求。”

“所以我去爱，榨干了地去爱。呵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像许多文人那样言不由衷。”

“不过是一种自恋的情怀。”

我禁不住又伸手抚了下猫猫的脸，不容置疑，我是很爱她的，即使有时她背叛我，她冷落我。只是那么几次，我们毫无前提却又不约而同地流泪，我便觉得她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人。惟一的一次，我梦见了她，在午睡中，醒来呜呜哭了半天，然后开始自慰，惟一的一次自慰。每每想到她要去上海，就疯了一样地难受。

“他长得高吗？”

“不算太高。很清晰的一张脸，但不完美，鼻梁上有一颗很清晰的痣。眼睛也很清晰，尤其我发条一样地说话，而他耐心地看着我，没有表情，除了极少数时候，漾起淡淡一丝笑意，并不温

馨的笑意,无从捕捉他的情绪,甚至我会认为那是心不在焉。”

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,猫猫碟子里的葱菜肉丝剩了一大半,我的却只剩几根红辣椒丝。一直在说话的人是我呀。

“你不能这样吃饭,好端端的一张脸都快成苦瓜了。”

“都是讨厌的测试给弄的。”

“交卷的时候,老师对我说:‘以后上课再说话,就取消你的听课资格。’奇怪她不说取消我的考试资格。”

“你有个毛病,说话时非得盯着别人的脸,老师一看就知道。”

“我今天对‘超越’有了一个新的诠释,就像我这次破天荒拿到了奖学金,它使我对大学有了重新认识的兴趣。”

“罕有的垃圾。”

“我决定用这笔奖学金买一瓶CK香水,他用的牌子,在圣诞节前。”



从“快可立”出来,猫猫眯着眼睛,她总是不适应阳光,睫毛很长,大概也是用来应付阳光的。

“你越来越像一只猫了。”

“我懒、脏,是只讨人嫌的猫。”

“我不了解你,但喜欢你身上与生俱来的牛奶味。”

“早产儿,哺乳期母亲生病,喝牛奶抱猫长大的孩子。”

“体育素质班的宠物,永远考不及格的50米跑。”

推开宿舍的门,四个女生围在电脑前看《本能》。一个很胖,刚恋爱就管她男人叫老公;一个很高,拿了三年奖学金却被保送

到全校最差的专业读研；一个很贤淑，是我们的主席夫人；一个脸上有长不完的青春痘，每次恋爱都以四个月告终。

播放时间显示 **24:53**，就是说我错过了莎朗·斯通在高潮时用冰锄凿死男人的一幕，只能看到没有穿内衣的莎朗·斯通在一群警察前，更换坐姿和抽烟。有评论指出好莱坞明星应该在影片中戒烟。

走向我的床，两本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还摆在那里，一本贴了科特凌乱的脸，另一本贴了科特的妻子抱着坐在墙根的他，只能从她指缝间看到蓬乱的头发。**10月29日**还未到来，怕它落了灰尘，拉一张脱了线的红毯子将它盖上。外公和爷爷死的时候，棺材上也盖红毯子。这辞典是一份生日礼物。

我得走了，坐 **543** 路公共汽车回华西街 **44** 号 **602** 室。

下车后才发现，其实车站离华西街 **44** 号那么近。**100** 米的街道，拐个弯就是密密麻麻贴着“疏通下水道”、“大众搬家”、“家电维修”广告的楼道，和橙子的旧情人住的地方一样。

窄窄的楼梯通向暗处，橙子的楼梯应该通向光明，但他爬楼梯时和我一样累。某次我打他的电话，一阵“笃笃”的脚步声之后是他“呼呼”的喘气声，他说他正在上楼。他有许多个名字，写许多文章，女主角都是 **1996** 年 **8** 月 **16** 日分手的情人，只有一次例外，就是《发条橙子》，我便确定他叫橙子。我也写他，称做“另一只橙子”，纯粹为了区别。把他写得很小资，把他的房间说成有落地玻璃窗，挂油画森林般的窗帘，听黑胶唱机放出的音乐，喝手工磨成的咖啡。但容器不同，他抹名牌香水，不喜欢日本人写的小说，比如《挪威的森林》。可能因为容器不属于双鱼座。

我从橙子那里知道容器，我跟容器说起橙子。

“我原来不知道离婚证是什么颜色，他告诉我是绿色。”

“他说自己是个红绿色盲,却又能分辨结婚证和离婚证的颜色,可见他说谎。”

“我很喜欢他乐评的风格,一点儿都不像乐评。”

“像情爱小说,白而瘦的女人。”

“那是他的老婆,短暂的两个月。”

“不,那是他四年的恋人,他不喜欢偶数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从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开始,我以为他不会再写他的爱情白皮书,因为他说他要写性,写不同时间、地点、天气、频率的性,可后来还是写。你看《夏天尽头》,还是8月16日的暗号,不过不再重复提他伤心的麦当劳,和情人说分手时,他打的那个饱嗝。他写草地,移动的密云,还有当情人说喜欢与牛有关的一切食品时,他故意问:‘那么蜗牛呢?’”

那一次,我是准备与容器谈情的,可我与容器无情可谈,只能谈橙子的爱情。

刚认识橙子时,我经常强调杜拉斯的名言:

“我爱这样的男人,他不幸,爱上一个女人却不被这个女人所爱,这种男人是我首先想要的。”

可认识容器之后,我又发现了《广岛之恋》里头“纽维尔与广岛”的关系,开始说:

“在爱情里死过一次的人,大多数因为有广岛而活了下去,极少数的,在生命里等待漫长的死亡过程。”

我以为,它包含的正是橙子和容器的爱情。橙子只有一个白色恋人,而容器有了新的“啊啊”美声歌唱的小甜心。

六层的楼梯真够长,推开602房的门,这个仅仅住过四十八天的屋子,变得越来越有我的脾气了。不太空,塞满心事。半小

时里面，居然有三个人打错了电话进来。

“喂，水清在吗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喂，阿勇在吗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喂，哦，我打错电话了。”

“喂，吃饭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在干吗呢？”

“写小说。”

“需要我回来吗？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“你的情绪越来越糟了。”

“错，情绪很好，回到自我的世界里来了。”

“我需要做点儿什么？”

“第一，你不要跟我说话；第二，你不许再碰我。我不再是你的宝宝了。不要打扰我。”



三

我是怎么来到这个 40 平方米的屋子的。

那天我想跟冲冲说话，在很大的会议室里，冲冲在白板上写写画画。

“我教你文案的基本写法，先是标题，喏，这样，接着是内文，喏，这样，然后是常规文案。”

“我想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租到房子。”